

集部

元豐類藁卷九

宋　曾鞏　撰

論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

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倣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倣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

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脩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

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

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

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

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

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位號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

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

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

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絶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廼絶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絶其親而輒謂可以絶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若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

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絶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絶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盖惡其為二而欲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

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

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主祭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踈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

宜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

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

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
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
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
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
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
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
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
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

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

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

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殁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辭而已若

不加位號則無典册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祭祀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甞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决者盖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搉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别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别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

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禄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四國姬姓居五十五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

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内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

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畧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

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蘩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祖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啟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

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

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

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而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救灾議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

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

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戸計之中戸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戸食之不徧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

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壊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頼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

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邉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邉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䁋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

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邊防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常産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

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廪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之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

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
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
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
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
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
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
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
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

施而懐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悦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悦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内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

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

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灾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

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豐類藁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豐類藳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周瓊

謄録監生臣沈謙

元豐類稾卷十

宋 曾鞏 撰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彛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黙定下民
相助恊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
所次叙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
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
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
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為利害也尤甚故鯀
之治水也陻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

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葢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為不然原其説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逺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

過矣為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

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
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絶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
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
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
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
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
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
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

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恊則人事得故五紀曰恊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乂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乂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於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為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

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潴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

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是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

甘者凡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
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爲要言也虞
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
土穀惟修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盖自外而言之則貌外
於言自内言之則聽内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
所以爲主於内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

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

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為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筭其所言者皆法

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又以作聰明為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

明於大且逺者盖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戸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為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為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為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己也然而訪問反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惟恐不能無所蔽者盖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從也則其施於用

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

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

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

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

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顔淵問仁孔

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

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修身修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為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盖欽明文思堯之得於心者也克明峻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

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
以至於身修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
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
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為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
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為無法立司徒之官
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效上之所為而已也養
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

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為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效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堯之身而導之以效上之所為者舜為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效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為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

敷五教在寛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寛豈廹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命令為之典章為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

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廸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青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青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己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若我政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眚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于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

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措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

庭伐不悛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彝倫之叙也不然則彝倫之斁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歷數蓋恊之以歲恊之以月恊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恊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恊之以歷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淫為朋人無有以比為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顔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於中也有猷有為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禄貴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

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煢獨柔不中者至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煢獨柔無畏高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盖剛至於虐煢獨則六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之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夔之教胄子臯陶之陳九德

者無以異盖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恊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為者進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又始于汝家使無所

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於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為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敎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又本於富行之又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己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己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己者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為道也廣大而不狹吝王道蕩蕩也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爲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爲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爲王之義爲王之道爲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乎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

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歸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為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

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所會所歸之中以為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為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為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為類雖九然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為常是以為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緜前之説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

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説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效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者所遇之變殊故所乂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何也人之為德高亢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

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己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

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葢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為九矣人君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跛反側作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

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
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
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
為側頗僻無所不僭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
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
修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
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
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

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乃心揆諸己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筮參諸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

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内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

者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為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葢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謂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蕃廡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為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為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

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徵凡言常者皆咎之徵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徵之休咎應於彼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

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日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

以非僻言此者以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己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徵之所集也己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徵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徵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徵無所當而

於言為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

已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之在於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

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于

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于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為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刻臣之鄙豈能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燿昭徹布在方册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

祖雄材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陳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紕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

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
留意萬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
聞伏候勅旨
太祖皇帝總敘
蓋唐之敝自天寳已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
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
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
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民之能存者亡幾耳太

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絕雪寃滯惠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蠲

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賑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

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罷不數辱之優假秩禄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鬭者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廵檢使衆不

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勢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粵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晩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

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卻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邊廵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

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粤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内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阯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内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

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歷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

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㡬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

三太祖削大弱彊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宫二百悶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

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
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
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窋
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逺五
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
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惟太祖
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
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

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户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霑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由致此有自也哉

元豐類藳卷十

元豐類藁卷十一

宋 曾鞏 撰

序

新序目録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

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

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脱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悦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

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

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録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録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

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内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

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又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又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生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

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

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内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録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盖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盖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盡

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獘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

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

謂篤矣然向號慱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慱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録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常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

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逺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甞同也後世去三代葢千有餘歳其所遭之變所

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
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
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
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
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
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
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
於不勝其衆豈不慼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

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椁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椁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

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羮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

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濶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甞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

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録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

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

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

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一作不泯民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

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録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録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

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

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别為目録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

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與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

可廢乎葢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録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别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甞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

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

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没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脱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説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獘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

常之士也然顧以為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

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録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役民之制

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絀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録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
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
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
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
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懐文抱
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
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
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

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
於流俗頹風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
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
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
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廵
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
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
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

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録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

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悖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至其枉己而

為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葢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

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溶詩集目録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敘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為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

敏求言皆是又得祭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曾鞏謹序

元豐類藁卷十一

元豐類藁卷十二

宋　曾鞏　撰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

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吴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吴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廹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

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
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
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
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
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
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
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
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

墓誌稱白偶乘𥶡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畧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詳

馬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刋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馬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

美而長於諷諭令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懐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監酒税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

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陜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恱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

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

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褎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娃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甫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辯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註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

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
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
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
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
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
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
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
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

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

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

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

世行治深甫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愽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

以歷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宅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逺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

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甫曰向子直曰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叙事深甫尤深而子直容季盖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叙深甫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藁屬予序之予憫俗之偷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説以為容季文集序熙寧九年冬南昌郡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戸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盖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闗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别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

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輙敗悔故當此之

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
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
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没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為人温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
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枓為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没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

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歳斯文濵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册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歳之日

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乎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古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為毫髮疑

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元年

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為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屬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為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

爲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爲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歳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屬藁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

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爲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慥通判撫州協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

秋又皆旱橅獨無害災故君得以其閒益疏其寢北之地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爲君賦之覩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小大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内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餘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能業其

家而謂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
君子低徊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墜
其先人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日序

元豐類藁卷十二